



路口,三轮小推车、两个大铁桶
仍旧和原来一样,而我却想念起那
位卖豆花的老妪。

卖豆花的老妪

□刘雁

华灯初上,暮秋的傍晚轻轻来临。小区门前的道路车水马龙,远处的广场游人如织。我顺着广场往南走,忽然被一处地摊深深吸引住了。

这是一个毫不起眼的摊点,没有显眼的招牌,只是一辆锈迹斑斑的三轮小推车,拧着铁丝的旧木板,几个塑料凳散落周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三轮车后架内放着两个圆柱形大铁桶,旁边码着整齐的瓶瓶罐罐,里面放着各种配料。车边上支起架子,挂着一个夜灯,车把上是一沓沓的一次性碗。摊主是位七十多岁的老妪,满头银发下的面容饱经风霜,眼窝深邃,脸上布满了沟壑。她身着灰麻色粗布衬衣,绿色条纹方格裤子,佝偻的腰身倚在三轮车一侧,双手插入袖筒,四处张望着熙熙攘攘的人群,眼神中满是期待和渴望。

我起了恻隐之心,走上前去:“阿婆,桶里卖的是什么?”她抬起头:“阿妹,你要吃豆花吗?”我赶紧接下话头:“是甜的吗?”“有甜的,有咸的,你要吃哪种?”老妪赶紧掀开盖子让我挑选,只见那一股热气瞬间涌出,弥漫的白雾把豆花的香气带了出来。温暖的雾气中,我垂涎欲滴,目不转睛地盯着桶里雪白的豆花。

“要甜的。”我话音刚落,老妪便小心翼翼地用一个特制的铁勺,往桶内深深挖了一大勺,嫩滑的豆花止不住地颤动。她拿出一个碗,利落地将勺中滑溜溜的豆花舀入碗中。接着,她又舀了几小勺红糖花生碎,均匀地洒在热乎乎的豆花里,最后将小勺靠在碗旁。“好啦,慢点,有点烫!”老妪递给我。我迫不及待地接过豆花,呲溜一声大大吸了一口。豆花细嫩柔软,淡淡黄豆香入口十分舒适。旁边有个来买豆花的小姐姐说:“我只吃得惯这家做的豆花,吃了很多年了。”

我在一旁吃着豆花,没过多久,便和老妪熟悉起来。于是,我便问她多大年纪了,她说七十二。“那你没有孩子吗?为什么这么大年纪了还出来?”我又问。“有孩子,但他们过得都不宽裕。我现在还动得了,不想给他们添负担。”她低着头说。

“那你一个晚上能卖出去多少碗呢?”我又好奇地问。“这个没准儿啊,好的时候四五十碗吧,差的时候也有二十几碗。”老妪笑眯眯地回答。她继续打着豆花,我看着她苍老的双手,脸上的沟壑,顿时心中涌过一丝酸楚。

最近我因公出差,有一段时间没去买豆花了。当我再次到路口去寻觅那熟悉的摊位时,却发现摊位上不再是那熟悉的身影了。询问后才知,原来新摊主是老妪的儿媳,因老妪身体不适,无法再东奔西走了,但又担心老顾客想念这口豆花,便让儿媳代替自己来张罗。

一位古稀老人,本应在家里含饴弄孙、安享晚年,而她却每日雷打不动地准时出现在路口拐弯处,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品尝过她家豆花的人,都会称赞不已,豆花已然成了我们小区里念念不忘的特色美食。

路口,三轮小推车、两个大铁桶仍旧和原来一样,而我却想念起那位卖豆花的老妪。



高手在民间,大师亦可在地摊。以我平民之视角:大师固然离不开高深的学术造诣和学界的盛誉作依托,但平民百姓更是自有其心中的大师概念。

心里有大师

□张林祥

他姓袁,是我所居镇子中心大桥南巷口修鞋摊的腿残鞋匠。三十多年前,我喊他师傅;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称他大师。

称这位腿残鞋匠袁师傅为大师,这不是信口开河,对他的此番尊崇,乃是我数十年日积月累的心灵沉淀。

那年春末,我到这个镇上谋了一份文字活。为图体面,我狠心到鞋店买了今生第一双皮鞋,虽说档次不高,却也锃亮。我生怕一旦着地行走会磨坏鞋子的后跟,便急切地找到路边巷口的修鞋摊,请师傅钉一副掌子。师傅短发黑脸大眼珠,他撑起搁着的树木拐杖,瞧着我拘谨的言行和土气的衣衫,温和地说道:“小兄弟,这新鞋你尽管穿!等后跟磨出些坡度再加掌子才妥。”

三十多年前的文字处理大都是四通打字,我的老师文风严谨,一有新写的方格稿出来,便让我送到中心大桥南镇上唯一的四通打印店。我去送稿和校对都要经过修鞋摊。那天早上,我从大桥上骑车下来,老远就看见闪着红蓝火焰的小炭炉,刚巧我左脚凉鞋面上裂开了一道口子,就顺便下车向这位姓袁的师傅递上坏了的凉鞋。他看看开裂处的里外两侧,用左手的食指和中指托住里侧,右手将炉火烧红的烙铁在钢丝刷上轻擦几下,稳准地往开裂的口子上来回一捺,“滋”的一丝塑料的烟气袅袅而起;他的左手拇指在烫面上灵机地一抹,裂口处神奇地粘合了。我细瞧着袁师傅左手拇指和食指上那被高温反复袭击生成的厚厚黑茧,心里掠过一阵火灼般的疼!

季秋的一个午后,我穿着皮鞋去打字店取材料,自行车骑到桥南巷口的时候,只见袁师傅正拄着拐杖向我招呼:“小兄弟,你的鞋该加掌子啦!”我双手勒住车刹,下车脱鞋一看,果然右鞋的外侧和左鞋的后侧已经各塌了一块。我惊讶地问:“师傅,你比我还了解这鞋呢?”他指指眼睛说:“长这个干啥?”他仔细端详自语道:“穿到这个状况加掌正好!”我问:“为何呢?”他答:“人的走路姿势各异,鞋掌的磨损部位也就不同。现在加掌才能准确无误!”他一边与我聊着,一边取出两片汽车外胎角料猛锉一番,在锉面上涂满胶水,朝着已锉过的鞋跟磨损处使劲狠按,随手从小木椅下抽出一把锋利的切刀,挨着贴好的车胎角料精准地一转,两只鞋跟与车胎角料吻合得天衣无缝!

袁师傅递过修好的鞋,提醒道:“记着保养好鞋面,别愁鞋底

磨坏了。实在没法修,就换双新底,不花大价钱的。”

从这往后的十几个春秋里,我这双皮鞋经过袁师傅好多次修理,总是以完好如初的面貌陪伴着我的双脚。

难忘那个冬日的傍晚。我以为巷口袭人的寒气早将袁师傅逼走了。当我乘坐单位的车子快要驶过修鞋摊时,却见巷口挤了好多人。我心里“咯噔”一下,立马下车奔去。我看到被人们围着的袁师傅正在忙乎,就没有惊扰他,而他则朝我挥着包了的左手喊道:“小兄弟,有啥事今天来不及啦!明天吧!”我连连摇头,“没事。你的手怎么样了?”一旁的人们抢着告诉我:“冻的,都裂口子了!”我明白了大家为什么要围成人墙陪着袁师傅,暖流涌动的人墙里又挤进了我的身体。

长久观察和切身感受告诉我:这个镇子及周边百姓的生活中,一天都离不开这位腿残鞋匠。谁的帽子坏了不要修?谁的拉链坏了不要修?谁的鞋跟磨损了不要修?谁的雨伞坏了不要修?袁师傅精湛的手艺能让老者坏了的衣衫鞋帽重现体面、能叫潮流女子破损的坤包高跟鞋再显风韵、能帮大叔老哥摆脱衣冠不整的窘相、能将顽皮少年任性踢裂的品牌球鞋修复如新。

几十年的风和日丽、几十年的风吹雨打、几十年的炎日酷暑、几十年的寒风凛冽,巷口三尺小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人生守望,一分一角的劳作收获,他从未指望别人的恩惠施舍,而是以他的残疾之躯撑起了一个家的天空;还以一颗善良之心,温暖着顾客中的那些老弱病残。

因为生计,袁师傅接触的是来来往往的顾客;身处巷口,他看得最多的是马路上匆匆忙忙的行人。风雨人生让他领略过人性温暖,也尝遍了世态炎凉。我与他的多年相处中,看得最多的是他的憨态无语,但每当我们倾心交谈时,他的大眼珠便会放射出短发脑袋里智慧的光。他对世间美丑的率性抒发、对人性善恶的思辨评判,让我感悟到的是一个人鲜活而丰满的思想。

高手在民间,大师亦可在地摊。以我平民之视角:大师固然离不开高深的学术造诣和学界的盛誉作依托,但平民百姓更是自有其心中的大师概念。

浮躁空间需要的是沉静的心态。尽管我是鞋匠袁大师的“铁杆粉丝”,但他也许未必乐意享受这份崇敬。因为,直觉告诉我:在袁师傅的心中,一个“大师”的称呼在一个凡人的质朴愿望里,委实是一文不值!

要是每晚都能枕着稻香入眠,那该是多么幸福的事啊!

枕着稻香入眠

□范振巧

要是每晚都能枕着稻香入眠,那该是多么幸福的事啊!

周末把被褥换洗一新。换到先生的枕头时,我抱怨他的枕头太重,他吐槽最近给他买的这个决明子枕头不舒服,害他睡觉不踏实,还是我母亲做的稻壳枕头能让他整夜安眠,我说他矫情。

结婚时母亲特地为我们做了一个稻壳枕头,那是秋日刚从地里收完的新稻谷,脱下来的稻壳,拿到门前的河里淘洗干净,温暖的阳光把金黄的稻壳晒得闪闪发光,秋风也过来凑热闹,在阳光和秋风的加持之下,稻壳很快晾干了。母亲去镇上扯了粗布,请裁缝缝合后留两寸宽的空隙,回来后好把稻壳装进去填满,她拿出针线包,坐在板凳上就着阳光,一针一线地把剩余的空隙缝上。开始我先生还嫌弃稻壳枕太土了,可当他枕上的那一刻,稻香沁入心脾,稻壳细碎的声音仿佛自带催眠功效,困扰他多年的颈椎病也得到稍许改善,所以他立刻被稻壳枕折服了。

当初的那个枕头,从我们结婚至今先生用了多年,前些日子,他要把稻壳拿出来清洗,谁知稻壳被他经年累月枕着,经过千万次的碾压,早已变成碎屑,只好扔掉。给他买了好几种枕头,不是嫌太高,就是嫌太软,他总能挑剔出毛病。最后只好打电话给父亲,让他秋收时留些许稻壳,要做枕头用。

前两年母亲去世了,父亲执意守着那片土地不肯进城。浑厚的土地无声地奉献着,孕育了无数在这片土地上吸取养分后进城的儿女。每年秋收时父亲总是在田间地头转悠,眼里满是等待,父亲等稻子扬花、等稻子结上饱满的稻穗、等收获满仓的稻谷,等晶莹剔透香喷喷的米饭上桌。

车在乡间穿行着,收割机在田间忙碌着,一阵阵稻草香从四面八方袭来将我们包裹。有些稻谷已经收割完毕,急于跃上饭桌展示自己晶莹剔透的样子,有些稻谷则像顽皮的小孩子一样还赖在土地里炫耀它沉甸甸的稻穗,父亲的那块稻田已经收割完成了。

午饭时父亲打开锅盖,热气蒸腾,每年他都会种下不同的水稻来看哪一种更香软、更可口。他让我们闻一闻今年种的是几号水稻。我们当然摇头不知啦。他说今年种的是五育粳水稻,煮出来的饭香味离好远都能闻到。看着他自豪的样子,我想这是他在城里生活无法感受到的快乐。

吃完饭,稻壳已经晒干,我把布袋装到合适的高度,学着母亲的样子将布袋缝合上,回城时父亲扛了一袋今年的新米让我们带回家。

晚上到家套上干净的枕套,先生直呼:“还是这个稻壳枕舒服,还有新鲜的稻香呢,千金不换哟。”